

戴 舫 于 濛 等著

旅
外
文
丛

牛皮303



GOSPEL IN THE 303

当代旅外小说选萃 1

牛皮303

戴 舫 于 濛 常 罡 著
伍巧莹 查建英
李炳银 于 青 选编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1 北京

牛皮303

戴舫 于濛 等著

中国 **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百花印刷厂印刷

787×1092 $\frac{1}{32}$ · 12 · 266,100

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57-0361-7/ I · 195 定价: 5.90 元

旅外文化丛书

第一辑书目

瞬息年华

牛皮303

此岸 彼岸

可以毫不迟疑地说，
众多人的旅外生活，是
文学创作的一块肥沃的
新土，“旅外文学”必定
是一个充满生机且有很
大潜力的文学园地。

——编者

责任编辑 徐天铎

装帧设计 曹全弘

目 录

旅外人与旅外文学(代序) 李炳银 于 青 1

牛皮303 戴 舫 3

名人老古和他的室友们 于 濛 187

诗人的白衬衫 常 罡 220

唐人街! 唐人街! 伍巧莹 277

丛林下的冰河 查建英 315

旅外人与旅外文学(代序)

李炳银 于 青

这里汇集的是几篇表现即将走出国门旅外求学、或已旅居海外多时的华人生活、感情及心态的小说。对于那些众多陌生于旅外生活经历的读者，这些小说中所描写的内容，无疑具有分明的新鲜感和某种启迪作用；对于那些有过旅外生活经历的人，这些作品中人物的境遇、感情及心态的波变情形，自然也不乏许多参照的价值。这本小小的书，足可以把它看成一个窗口，使人们超越国门和自身生活的限制，窥探到现今旅外华人生活的多面。

十多年前，随着一个历史新时期的开始，尘封久闭了多年的中华之门隆隆地启开。伴随着这隆隆的震响声，过去被外人视为神秘的中国开始袒露于世；过去让我国人深觉迷濛的外部世界也渐渐地清晰分明起来了。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不断交往接近，使人感到地球似乎也在慢慢地缩小。然而，地球并没有缩小，国人与外人的接近亦并非轻易的事情。但是，毕竟有愈来愈多的人走出了国门，身历起旅外生活来。旅外文学正是基于这样的生活而发生勃兴起来的，《旅外文化丛书》的编辑出版也正是基此而变得现实可行起来了。

“旅外文学”，决不是根源于一时的兴致或虚浮的幻想，而是眼看着一种特异生活的不断扩展及文学对它的关注之后

萌生的文学新概念。从这个文学新概念中，人们最初感到的也许只是一种特定生活的牵动。可它的内蕴实在不光是这种特定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行为，更多、更着重的，却是在两种或多种文化生活交织冲撞中，人们思想、感情及思维心态发生的复杂变化。“旅外文学”着重的是对人们深层的精神迁变的透视与反映；是对近似于“精神流浪者”人生境遇和情感经历的表现。“旅外文学”将会是作家通过各种手段表现旅外生活的田地；“旅外文学”也会是一种多形态的创作，而不是单一色的模式化格局。可以毫不迟疑地说，众多人们的旅外生活，是文学创作的一块肥沃的新土，“旅外文学”必定是一个充满生机且有很大潜力的文学题材领域。

自然，在此之前，“旅外文学”并不是一片空白。从三十年代起或更早些的空间里，我们已读到过不少记述出国旅行者心迹感受的作品。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朱自清的《欧游杂记》等不少作家作品业已开此先河。只是作家可能不自觉、无意识于“旅外文学”的名称罢了。新时期以来，旅外文学创作日见繁茂，出版的作品已不在少数。《小说界》等报刊开辟“留学生文学”栏目引人注目。即使如此，似乎还未见人们从宏观的角度来概括总览这种文学现象。在我们集成此书之时，研读所选作品，举一反三，承前启后，“旅外文学”的概念瞬间飞出，一下子似乎天造地设，使人大有“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般的感受。

我们选编这本小书，既是为了给读者提供一些描写颇具特色的生活人物的小说作品；也是为了让读者，让文学界的同仁意识并具体地理解“旅外文学”这个新的文学形态。这个工作尽管还是初步细小的，但我们相信，它会是一个重要的开端。

1990年6月16日

牛皮303

×省N市的N大学，名声虽然比北大、复旦略差一筹，但是地处江南，历来是文采风流、人文荟萃之地。高考制度一恢复，复出的七十高龄的老校长兼党委书记谈则敬益发雄心勃勃。他先是抓到一把省高考招生委员会主任的交椅，趁招生制度尚未完备之际，在招生时把本省高考平均考分80分以上的考生，不管第一志愿是清华还是交大，捞了一半多到N大学。等到其他学校发现告状告到教育部时，这批学生已经坐在N大学的课堂里上课了。当然，谈校长也交了一张类似检讨的说明书。接着，他又派得力的手下到全国各地四处探访，把那些名牌大学或科研机构里的，因人才过剩或派系阉墙而搞得灰头土脸的知识分子中的才华出众而又想大干一番的人，用提级、分房、调动父母配偶子女工作等为策略，拉到了N大学。然后找其中几个成就突出的“样板”，写成报道或报告文学，往报上一登，

N大学即刻成为久经苦难的知识分子向往的天堂。

“一个好学校靠什么？”谈校长在校务会议上说，“一是好教员，二是好学生，三是好设备。”当然，还有一条，好领导，是不用提的。谈校长的下一个目标，是向教育部和外国人进攻：要经费，要设备，搞姐妹学校，搞校际交流。一时间热火朝天，把个冷落多年的校园搞得百废俱兴，尘土飞扬——造教学大楼、实验大楼、办公室、大礼堂、职工宿舍，师生们自豪地说：“一个学校，是得有个象谈老这样的校长才行啊！”

但谈老是冷静的。他清楚地知道，从长远看，一个学校要站住脚，非得出一大批名教授、学者不可。他先是努力挤进了中美联合招生对象的行列——这可不容易，全国就那么屈指可数的几个学校才有资格，然后，把尖子学生集中起来，加班加点开小灶，希望在会考中出个风头。学生们在考试中果然不负重托，得了四个科目中的一个第一，两个第三。于是，N大学高考招生分数线便跃上了几个数量级。以此为资本，谈老通过多种途径（没有一种是违法的！），从教育部争取到了比原来多一倍的出国研究生名额和世界银行贷款名额。他把本校的尖子留校任教，然后用贷款名额送出国去，并用教育部的名额招进了许多外校的学生，这既向全国宣称：N大学绝不仅排外，又抓到了一批别的学校为他培养的高材生，至此，谈校长才觉得第一阶段的工作告一段落。接下去的事，是如何把这批学生送到国外的名牌大学去，五六年后，好回来为他实现赶超哈佛的雄心——当然，这个雄心目前还深藏老校长心中，要等到这批“宝贝”回来，才正式提出这个口号。这时，有人要请他去北京当教育部副部长，他一口回绝。这么一把年纪了，谁图那个虚名？能让N大学在全

世界冒出头来，就是他一生事业的纪念碑。

谈校长常把毛主席的那句话挂在口头：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但对他的学生，常有一种父亲的感情，他常常把学生叫做“我的宝贝”，所以他的手下常常干脆称学生、尤其是研究生，为“谈校长的宝贝”。那批出国研究生，当然是“宝贝中的宝贝”了！

这篇小说，要讲的就是这批谈校长的宝贝的故事。

宝贝们在迎新会上大展雄才

研究生去报到的那天，研究生办公室主任吴进贤带队，开着学校接外宾用的大小客车，把他们一个一个接到校园，当天下午，就是欢迎会。校系各级第一把手齐齐在座，谈校长拨冗亲临，与几十个研究生一一握手。他只消问学生的专业和原来的学校，便能叫出该研究生的名字——当然也有例外忘记了的——这使学生们倍感亲切（如果不是受宠若惊的话），某种豪情油然而生，一个个步履轻捷地走向靠墙的长沙发，正襟危坐，目不斜视。

老校长开门见山，不寒暄，不“务虚”，要学生们负起把N大学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重担，他要求学生联系的国外大学，必须是名牌，否则不让出国。要想尽一切办法——他强调说——进名牌大学，找名教授，进名实验室。为此，各种各样的关系应该也必须利用起来，碰到困难的可以直接找他本人，秘书不得挡驾。研究生必须与国内导师保持密切联系。虽然教育部规定这批学生在准备出国的前一年中必须作一些助教或助研的工作，但N大学的学生可以全力以赴作出国前的准备工作。今天晚上，请大家会餐，会餐后去看上海

芭蕾舞团来N市演出的《天鹅湖》。第二天就开学，参加高薪聘请的外籍教师担任讲席的外语培训班的学习。谈校长自任培训班长，任何人有事，都必须亲自向他本人请假，违反纪律的要严加教育，“当然，”他笑着补充道：“这是为大家好。”

老校长讲完后，研办主任讲了些事务性的问题。讲到研究生能不能在学习期间结婚时，谈校长插了进来：

“我补充一下，国内研究生，在毕业之前不能结婚，出国研究生，可以，我们还鼓励。结了婚出去，好安心嘛！如果对象在外地，告诉我们，调到N市来，我们党对出国人员，一向都是照顾的。当然，结婚时，别忘了我的两包喜糖，哈哈。”

接着，是研究生分组讨论，按宿舍房间编号，303和305的人是第一组，校长跟研办主任都参加这一组讨论。

研办主任主持会议，他告诉大家，303、305应该有八个人，一个已经去外地某大学培训德语了，另一个正在宿舍里给床位编号，他的名字叫田和平。

“这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学生，”谈校长说道：“学英美文学的，还做过上一届学生会主席，共产党员，父母都是老同志。你们看，并不象有些社会偏见所认为的那样，干部子女都是纨绔子弟——嘿，该你们自我介绍了。”

沉默了一会儿，研办主任让大家从左向右轮着发言。

“我叫刘哲，北大哲学系毕业。专业是现代西方哲学。去英国的。”

刘哲中等个子，二十七八岁，戴一副白边眼镜，说话时不时用左手的中指和食指夹住眼镜框中间的架子往上推推，他的书卷气太浓，眼眉也长得很细俏。

“你就是那个来查考分的学生？”谈校长问，很有兴趣的

样子。

刘哲笑了笑：“就这么一个机会嘛！”

“可是自信得令人吃惊啊！”研办主任说。接着向大家解释道，考完研究生发榜时，刘哲是第二名，录取了国内生，出国名额给了第一名，但刘哲接到通知后，就从北京赶到N市，通过一个关系，查了他自己的分数，发现他的政治答卷上的分数，应该是86分，但这个“8”字写得象“5”字，结果计算总分少了30分变成了第二名，经过更正，他才拿回了这个出国名额。据说，他在说服他认识的那个人去为他查分数时坚持说他“不可能考第二名”。这件事使N大学的教师们，对北大的这个学生令人吃惊的自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你为什么要考N大学呢？”校长问刘哲。

“今年这个专业全国好象只有一名出国名额。”

“北大哲学系全国第一，怎么会没有名额呢？”有人问。

刘哲看看谈校长，说：“如果谈老是北大校长，这个名额可能就在北大了。”

研办主任问刘哲是哪儿人。

“北京人，土生土长的。”

“怎么没有一点儿京腔。”

“我住在学院区，大家都说普通话，不说北京话。”

刘哲侧过头去，请旁边的那位学生作自我介绍。

“我叫李保尔，上海人，二十七岁，复旦外语系法语专业毕业，现在的专业是国际新闻，去法国。”

李保尔瘦高个，脸色是典型的上海青年的苍白，高鼻深目，长长尖尖的下巴刮得发青，虽然谈不上漂亮，却给人很深的印象。

“怎么会考新闻呢？”刘哲问。

“哦，光懂两门外语，没有什么用的，再说，也太容易了。”

第三个自我介绍的是个矮矮黑黑的小伙子，差不多象一个中学生，穿一件花里胡哨的大红滑雪衫，里边露出鲜蓝色的高领毛衣，下身是一条绿灯芯绒的牛仔喇叭裤，一看就知道是个爱打扮却不善于打扮的小伙子。

“我是广东人，叫韩黑，中山大学数学系毕业，现在学计算机，我最不喜欢外语。”

大家笑了起来，研办主任说：“韩黑外语是理科考生中的第五名，相当不错。”

“嗨，第五名还不错？还是理科的第五名！唉。”他连连摇头，看样子倒不是做作。

有人问他怎么会由理转工的，韩黑一下子兴奋起来了。

“哼，学数学有什么意思？跟外语一样，一门工具。我听说在美国，最好的学生都不学数理化，都学医，学法，学商，学工，学经济。理科教授工资最低，杨振宁那样的大教授才年薪五万多，哪一个工学院教授不比他高？”

“你又不在那儿工作，管它工资干什么？”有人问。

“话不是这么说，”韩黑脖子一硬，“工资少，说明创造的价值低，人的质量也就差。到美国去念书，跟那些二三流的学生竞争，有什么意思。”

“我们国家理科的学生，质量可是很高的。”研办主任委婉地提醒韩黑，不要触犯人。

“那是这几年，还是旧观念，再过几年看看！好多学校今年取分最高的，理工科是计算机系，文科是世界经济系。等你回来教书，对着那几个笨兮兮的学生，有什么劲？”

这话似乎太出格了。好几个人看看谈校长，谈校长却显得挺有兴味的样子。

“你自视很高啊!”李保尔语含讥讽。

韩黑愣了一下,似乎这是个没考虑过的问题。

“哦?高?我高个屁!我是穷人家苦出身,老子屁大字不识一个,高什么?”

大家都忍不住笑,韩黑的肆无忌惮,似乎有些讨人喜欢的地方。

“我是说,你对自己的 intelligence 评价很高,”李保尔解释道。

“Intelligence?”

“智力,对不起,不该讲英语的。”

韩黑想了一下,一拍脑袋:“哦,这个字我认识,跟 intellect (知识分子)是一个词根,对不对?”

李保尔点点头,他已经不再想讽刺这个显然天真未凿的大孩子了。

“是啊,这个字我认识,就是听到耳朵里反应慢,我最恨听力测验,我考托福时,就是差在听力那一部分。”

气氛活跃起来了,但大多数人还留着一份矜持,唯有韩黑毫无顾忌。

一个戴琇琅架眼镜的人发言了。

“我叫沈涵,中国科大来的,无锡人。”

沈涵有一副浑厚的嗓音,说话时铮铮然有金石声。他一开口,众人都不自觉地转眼望着他,大概想他那副纤弱的身体里何以竟能发出这样的声音。

“我大学学的也是数学,现在的专业是应用数学,我同意这位小同学的一个看法,我们不应该把太多的优秀人材放到理科上去。我们国家所迫切需要的,是大量的工程师,理工科比例失调,说严重点,是浪费。我今后也想往工科靠。

对于这一点，我认为我国教育界领导部门还缺乏足够的认识，这也反映在出国研究生的学科比例分配上。当然，基础科学不是不要，但有那么几个优秀人材就够了。日本没出什么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但工业技术世界首屈一指，经济发展起飞快，见效快。”

对这一番议论，众人显然印象深刻。韩黑更是听得眉飞色舞，这时猛拍了一下手，咬着牙，脑袋一晃一晃的：“英雄所见略同，英雄所见略同。”

许多人忍俊不禁，互相看来看去。韩黑却浑然不觉，依然在那儿咬牙晃头——大概他一兴奋就是这样，倒好象是恨恨地在骂人。

“我倒不是什么英雄。”沈涵淡淡一笑，“这是大家都感到问题，我们班几个出国生，都想往工方面靠。陈景润没有不行，一个就够了，两个便太多。不过，我并不同意这位小同学以所学专业来评定人的价值的说法。”

“这个意见我接受，”韩黑说：“可是你一口一个小同学，就不太那个，年纪小，跟观点有没有水平有什么关系？再说，我也不小了。”

他一边说，一边下意识地摸着上唇和下巴。大家注意到那上面覆着一层淡淡的黑绒绒，有几根脱颖而出，特别长，还有点髻曲。韩黑的手指就在捻着这几根宝贵的须须。这一回众人实在忍不住了，一起呵呵大笑起来，气氛更轻松了。

“我最不上算。”韩黑显然有点恼火，“到什么地方，都是我最小。中学、大学，说什么，人都笑，其实智能也不见得比人水平差。原来想考上出国研究生就可以好了，可是——有什么了不起，你是出国生，我也是。”

沈涵依然笑嘻嘻地，用一种长者亲切口吻说道：